

百川學海

十四

王文正公筆錄

王沂公

王

曾

范魯公贊早輔周室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
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慘
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
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謂同列
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醑即可為宰相矣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
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
下先帝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真宗皇帝天資仁孝性尤謙慎淳化中冊為皇太子
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
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損益至於官僚稱殿下立妃
皆乞寢罷太宗並嘉納之故莊穆皇后訖太宗
世止為皇太子夫人其兢業遜避如此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真宗儲邸歷年最久
羣萃中為之冠首眾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
常盡規諫上每為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嗣位
咸平中邊鄙尚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
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為左右翼以禦
之陣之西偏最為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我師
敗績繼忠遂為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為其昏娶大
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縱容進
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為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



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
解甲爲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
襲已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方守莫州
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
時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其書
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答書且曰俟彼
先遣使至即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
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
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通德清遠
兩軍被圍愈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
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耶
即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借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
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
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
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
以爲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爲人有誠信北竟甚重
之後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
忠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
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
者異矣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
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 太祖皇帝御極之初
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略訝其到
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 太祖意

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
爲定制

王劔兒名彥昇以善擊劔得事 太祖潛躍中隸於
帳下顯德末帝爲六軍推戴還慈府第召宰相至諭
以擁逼之狀范質等未及對彥昇率爾於後按劔叱
之質等惶懼降階定君臣之禮帝以彥昇麤獷倉卒
終抑而弗用後稍遷使領爲京城北偏巡檢因夜抵
舊相王溥私第莫之測及延見置酒與語殆至酣醜
意若恐迫乃遺以白金千兩而去帝寢知其事遂黜
罷之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
往泊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
詳備比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所然事或過差 僅
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爲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
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 僅爲始
時得禮制

內侍都知閻承翰質直強幹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
聘使往來凡百供饋賜與程式未定俾承翰專掌其
事執政間有欲以漢衣冠賜彼來使者承翰以爲不
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
爲定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
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
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爲人

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錄俟歸朝日
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至闕上復先
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
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
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
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
見已密爲伺察者所糾而此人訖 真宗世不能用
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
庶幾免於悔吝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唯京西京東數路而
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京東自維密以西州郡租賦
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
鄆涉梁山灤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
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於淺每春初農
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
所壅遏 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
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春夫不給
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
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爲永式

彌德超起自冗列爲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
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勲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
誣其不軌 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
趙公普再秉鈞軸因爲辯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
悟即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懌

從容爲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
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
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
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是
哉上於是釋然曰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奸賊事覺下獄案
劾款占未見時郊祀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
諭 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
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
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
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僞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
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
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已割幽燕郡縣
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
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
儻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爲贖直如
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
會 太祖上僊其事亦寢 太宗改爲右藏庫今爲
內藏庫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
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
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
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豬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

待之永德嘗陰自求訪及 太祖皇帝勲位漸隆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永德歎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己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 太祖世莫能替焉

太祖皇帝與永德洎當時宿將數人同從周世宗征淮南戰於壽春獲一軍校欲全活之而被瘡已重且自言素有癱風病請就戮及斬之因令部曲視其疾患之狀既而覩其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右則無他異中心如線直分之不雜髮毫焉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官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相且憚 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后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寔多或至盱具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爲定式自魯公始也

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常趨而止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

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賜單衣詰諸有司對以
遵用亡父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
夫之有袂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送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
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
欽若陳公堯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
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泊列校同爲一班先詣
西上閣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爲一班
次詣閣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否
大中祥符九年秋稼將登郡縣頗云蝗蟲爲災一日
眞宗皇帝坐便殿閣中御晚饌左右聲言飛蝗且至
上起臨軒仰視則連雲翳日莫見其際帝默然坐意
甚不懌命徹上筋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
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
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
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
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乾興初先帝遺制皇太后權處軍國重事其聽斷儀
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謂欲每議大政則 皇太后
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
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於中書機
密院平決之衆皆以爲不可時上下隔絕中外惴恐
俄而擅移山陵皇堂事覺丁遂罷去始采用東漢故

事上在左母后在右

出蔡道獨斷

同殿垂簾坐中書密院

而下以次奏事如儀自是羣情乃安迄明道未不改其制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豈有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前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咸平景德中文靖李公

沆

在相位王公且任參知政

事時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蓋無虛日每延英畫誥王命急宣或至盱具弗遑暇食王公歎曰安得企見泰平吾輩優游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鄰款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寢尋鉅典無所不講屬公既衰且病疲於贊導始服李之深識

文靖李公

沆

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因事涉江

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善人倫遽白曰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萬

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為帥沈倫總隨軍
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府
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勿與
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為名詣倫致請倫盡
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寶貨金
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歎因責倫不
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
且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與之

侍中曹公彬為樞密使向公敏中為副使當是時契
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
則曰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
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其所儲廩未備或塗迺遠
或出兵非其時當施方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
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
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恠之及彬之子瑋亦有將材累
歷邊任威名甚著晚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眾酷
類其先君復果於戰鬪而未嘗以安民柔遠為意豈
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
之僉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
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羣
司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
後者終錄送中書亦同編纂寫訖奏御宣付史館景
德祥符中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自今

樞密院所覩嘉言美德更不錄送中書願別爲時政記從之

駙馬都尉高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伶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旣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

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此雖僅乎戲抑斯言之玷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自公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坐奏事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誚讓公斂裾蹶蹠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當時言稱者公爲之首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橫絕散漫無所故宋

亭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沂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虛舟而往其為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茲言之不謬

沈倫以明經事 太祖潛躍中伐蜀凱旋奏事稱旨遂有意於大用其後命倫為相趙普執奏以為不可上曰如倫者忠孝謹飭雖守散錢亦可普無以對翌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戡素有文稱祥符末守壽春驛奏時務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若斯人尚未進用不為不遺賢也驛召歸闕比至上屢歎以為見晚執政將以言動之職俾近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虛懷前席以俟其啓沃而戡語不及他首以牙排為覲先帝默然翌日諭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識知人固未易也

太祖嘗遣曹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泊凱旋之日恩禮愈厚絕無前命彬等曲宴從容陳敘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豈可更親此事耶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金十萬貫其重爵勸功如此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燕服儼至

屏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
儒以我燕服尔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為
學士一日 真宗承明再坐召對承明直崇政之南
至此謂之倒坐御膳亦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
畢復坐謂之再坐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恐降階將謝中
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
日亦不可面敘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故事對舍
燕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王文正公筆錄終

開天傳信記 并序

吏部員外郎鄭

棨 撰

余何為者也累忝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勵竊以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叅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殞墜輒因步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斗筭微器周鼎不節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觀其志寬其愚是其心也

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夜兔意樂亡返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霽霈上顧而竒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為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卧諸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形憂於色左右或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寢邪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製芙蓉相輝之樓蓋為諸王為會集宴樂之地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毬獵蒲博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常惰怠近古帝王友愛之道無與比也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鏗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
河清海宴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自開遠
門西行旦地萬餘里入河隍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
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
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
不囊糧其瑞疊應重驛廩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
成之事上猶惕厲不已爲讓者數四焉是時劉晏年
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竒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
驗張說源乾曜等咸寵薦上以晏間生秀妙引宴於
內殿縱六宮觀看貴妃坐晏於膝上親爲晏畫眉惣
引髻宮中人投果遺苾者不可勝數也尋拜晏祕書
省正字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
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
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
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所以
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
則物豐除害則人豐樂興農去害有國之大事也幸
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旣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也
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相
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
虫凡百餘萬石時無飢饉天下賴焉

上將登封太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竒偉異
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

乘而下纒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
殪上歎異之謚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槨積壘石爲
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于今存焉

車駕次華陰上見嶽神數里迎謁上問左右莫之見
遂詔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三郎在路
左朱髮紫衣迎候陛下上顧笑之仍勒阿馬婆勅神
先歸上至廟見神橐鞬俯伏庭東南大柏樹下又召
阿馬婆問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命阿馬婆致意而
旋降詔先詣嶽封爲金天王仍上自書製碑文以寵
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
比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製作壯
麗巧無倫比焉

上爲皇孫時風表瓌異神彩英邁嘗於朝堂叱武攸
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
而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終當爲吾家太平天
子也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上
召諸王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稱善獨寧王不
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
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於宮商
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
臣也宮不勝則商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
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
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

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亂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
審音之妙也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
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又
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
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
鑠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
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
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力士曰吾
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樂與百姓同歡不
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
下詔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
之安之到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犯此者
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界境無一
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頰常處頰於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日
有客詣瓌候於廳所頰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
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朵兩張
起客心異之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
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
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
兔懸於廊廡間瓌乃召頰詠之立呈詩曰兔子死闌
彈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召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

驟加禮敬頌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雜
一夕間制詔絡繹無非頌出代稱小許公也

上封太山回車駕次上黨路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
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
與上相識者上悉賜酒食與之話舊故過村部必令
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忻忻然莫不瞻
戴叩乞駐留焉及車金橋御路繁轉上見數十里間
旌纛鮮潔羽衛整肅顧謂左右曰張說言勒兵三十
萬旌旗千里間陝右上黨至于太原見后土碑真才
子也左右比日稱萬歲上遂詔吳道玄韋無忝陳閔令
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閔主之橋
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鴈鳥噐仗帷幕吳道玄主之
狗馬騾驢牛羊駱駝猫猴猪狢四足之類韋無忝江
之圖成時爲三絕焉

上幸蜀回車駕次劔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侍臣
曰劔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
在險耶因駐蹕題詩曰劔閣橫空峻鑿輿出守回翠
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
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
賈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
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
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
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

人也宜名之曰子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以而謂人曰上何譴我耶實矢人乎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瓜子耶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子以上清之樂寒暑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非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其聲寒寂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其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于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上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矢發龍潛疾自爾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冊然即濟水也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于旃然是也

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崑起半峯之狀名曰峯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棄字識者解之云棄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寶弘農得寶即于今唱之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

上幸愛祿山爲子嘗與貴妃於便殿同樂祿山每就

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爾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初不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羅公遠多秘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雖傳受不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每被宮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壓殺而埋棄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於路乘驟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萬回師閩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信然萬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巾之屬悉備之某將覲焉忽一日朝賫所備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謂之萬迴也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覺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衢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貴族

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迴望其車騎道唾曰血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滅云之禍及矣上知萬迴非常人內出二宮人日夕侍奉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趙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寮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美措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伉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暫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辯如此豈非魃魅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趙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于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攝遽視其所乃盈瓶醴醕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趙生風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謁焉居一日寬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賓從止於空空室見寂繫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行天師至一行入詣作禮禮寂之足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顧云無不可者語訖入禮禮語如是三寂惟云是是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後寂滅度寬復衰經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

為搢紳所譏也寬子請復為河南尹素好談論異
筆嘗有投牒誤書帑者謂判云者畔似那畔那
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又有婦
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
即不是兒猫謂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旁我搨老
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謂遂納其猫兒爭者亦哂
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常令祿山洗
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
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
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此將軍者黑而加文竟
不知是何祥也韓公竒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
而加薦寵焉

無畏三藏自天竺上所可引謂上見而敬信焉上謂
三藏曰師自遠而來困倦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
曰臣在天竺國時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依
止焉上可之宣律禁誡堅苦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
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而喧穢污網席宣律頰不甘
心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
律師撲死佛子宣律方知是神異人也整衣作禮拔
而師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夜行道臨塔墜墮忽覺
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顧視之乃少年也宣律遽問弟
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玉之子
那吒太子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久矣宣律曰舍道
修行無事煩太子威祥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

太子致之太子曰其有佛牙實事雖久頭目猶捨敢
不奉獻宣律求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

大真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大常
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噐上造
龔簏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
鑄二金師子作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扶
其他綵繪縹麗制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
師樂噐多忘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
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上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任飲盡而歸歸
輒流汗倦怠忽忽後因從容盡白於上上曰此必術
人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多熟寐飄
然又往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屏屏風
上寤而具啓上上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求之異
日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道士已遁矣

安西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上每嘉之文樹鬣生
頰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
號乃密賂黃幡綽祈不言之幡綽訊而進嘲曰可伶
好文樹鬣鬚共頰頤別任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
強似文樹上知其賂遺大笑之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柰林甫舊宅也林甫於正堂
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日之形名曰月堂木土
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
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及將敗林甫於堂

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猪立鋸牙鈎爪
尺餘以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
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
經于廐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妬媚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
輶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
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
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憫然遽命力
士召歸

天寶初上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詞
調侖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略其詞曰若夫天寶
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
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湊鑿鑿與劃出駘甲仗以駢
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宵兮豹祭背朱一團兮綉
一團玉鏤鈎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搜得盤古髓猶得
女媧瓢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叙
云別有窮竒蹭蹬失路猖狂骨幢雖短伎藝能長夢
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羊一遇叩頭
莫五角六張帝覽而竒之將加賀上命朝霞改去五
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
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以
春官衛上左焉

